

从前慢

■浅 白

昨夜睡前,床头偶翻小书,上边有段这样的话:黄蓉选择郭靖,她要的是踏实、真诚和善良,所以她跟了郭靖,是轻灵随厚重、风随树、水随土。

那么,我选择了他,又究竟是因为什么呢?我不由抬眼看了看身畔侧卧之人。

记得多年前,我刚毕业。因为机缘巧合,我舍弃了其他选择,到一个偏僻的乡镇去任教。父亲送我到单位报到的第一天,在学区小会议室里的黄色木长椅上,我见到了一个青年。他手拿一本武侠,盘腿坐着,低头在看。他有着一头泼墨般茂盛而无章的头发,唇上有着多日来修剪的小胡须,身上一件豆绿色的格子软麻料上衣随意地敞开,露出黑瘦的胸膛。通过聊天,我知道,原来他也是那年新分配下来的老师。只不过,他家就住楼下,父亲是完小的老师。因为他是到我单位见着的第一个人,也是第一个正式打交道的,所以印象特别深刻。但是,当时怎么也想不到,这个青年后来会成为孩子他爸。

报到后,我和他一起分到了初中任教。因为当时人员未全部落定,中学还未来得及安排宿舍给我们。暑期培训及开学期间,我和他便暂时住在完全小学老师宿舍中。我和他一起天天上班下班,聊着聊着,便熟了。当时,我只觉得他是一个实在而值得信赖的人,做朋友,是挺好的。

正式开学后几天里,我们一起搬到了中学住。我住一楼,他住四楼。

大概是刚住下的那天深夜,好不容易睡着的我,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惊醒。

我缩在被窝,问门外的人是谁,有什么事情。

他急切地说:“是我,我是松松。我刚才做梦,梦见你在哭,醒来后,听到一楼窗外狗叫得特别厉害,你没有什么事情吧?”

果真就在我房间窗外,仅仅一墙之隔,听得有一群狗在进行激烈的争斗,狂吠声声,此起彼伏,让人感觉莫名慌乱。记得聊天时有人说,乡村里的人一般认为,如果狗在夜晚莫名叫得厉害,要么是有人坏,要么是见到了什么不干净的东西。想起这些,我头脑中那些妖魔鬼怪的画面全涌现了出来,不由得汗毛直竖。但我嘴上只得说:“哦,没事,谢谢,我可以开灯睡。”

他大概听出了我内心的惶恐,说:“你真的不怕吗?”他似乎在犹疑,一直站在门口。

我担心被人看到不好,也觉得让他一直站门外很不礼貌,于是打开了门。

他进来后,就坐在窗边的风琴旁,说:“没关系,你先睡,我坐这儿看看书,你睡你的。等下你睡着了,我再帮你关灯关门。”他拿起一本《青年文摘》,静静地看了起来。

这似乎不太好,我也坐起来,备起了课。但后来感觉顶不住,就催他回去。

我开着灯躺下,却是好久好久没睡着。从小,我的胆子就特别小,从不敢一个人走夜路,就是跨出个门槛到门口瞟上几眼都害怕。一个人睡时,一直是开着床头的台灯,看书看到自然睡,第二天起床,台灯才关。我家陪伴我多年的黄色台灯,有着很厚的塑料灯罩,都给烤熔了一部分。

从这一夜过后,在学校一到夜晚睡觉的时候,我就开始害怕,晚上一直开灯,一天天地睡不好,天天顶着个黑眼圈。

开学后不久,我们接到一个任务,就是去村里助学。在分组的时候,我跟其他人都不熟,就主动申请跟这位青年一组。还记得,其中有个村,叫刘家岭。

这一路,翻山越岭无所谓,关键是大雨过后,道路泥泞不堪。我穿着厚底松糕凉鞋,每走一步,脚板就往前梭,脚趾头就一个劲儿往鞋头外挤,身体东倒西歪。后来,鞋带被挤断了。我提着鞋打着赤脚在路上滑来倒去地前行,狼狼不堪。走在一条长田埂上时,我摔了一跤,坐在地上,牛仔裤沾上了许多黄泥。这时,他伸手把我拉起来。之后,只要是遇到难走的路,他就牵着我。他的手,虽然不够宽厚,却是很有力。

在路上,我们有一搭没一搭地聊天。我问他:“男老师们都围着丁老师转,怎么没看到你去凑热闹啊?”丁老师,是和我同时分配下来的女孩子,会拉小提琴,最喜欢穿一条红色的大喇叭裤,走路时昂头挺胸,走到哪,都是一束灼艳的山丹丹。

他咧开嘴笑了,说:“你也有才,但温厚内敛些,我还是更喜欢和这样的女孩子打交道。”

其时的我,经过一个暑假,又黑又壮,常常是穿着一身丁恤和牛仔,经常混在男老师堆里打乒乓,真不知道他是怎么看出我的才气和温厚。

经过此番对话,两人彼此了解了许多,也亲近了许多。男女朋友不是,但内心真把他当成了可信赖的朋友。

记得那时,我教音乐,房间里放着学校唯一的一台风琴。每次课间,我的房间总是很热闹。大家聚在我的房间聊天说笑,或者弹琴唱歌。每每这时,这位青年常常一个人默默坐在风琴旁,或是办公桌旁,静静翻看手中的杂志。当一些男老师开些油滑的玩笑时,他从不接话,好像从未听到一般。那时,我便对他刮目相看。

后来,我发现他的字永远都是工工整整一笔一划,很是端庄俊秀,他对待学生真诚而热情,对待工作严谨而负责。他还会下象棋、围棋,会打篮球、乒乓球,游泳能横渡湘江。由此,我内心慢慢便生出几分佩服。

交往日久,我们几无话不谈。当我连夜赶黑板报时,我排版画画,他会帮我写字。早自习一下课,我发现来不及铺好的被子有人已经给整理好,办公桌有人已经收拾过,开水瓶已经打满了水。我上课呢咙,到办公室一打开抽屉,就可以看到几个黄澄澄的大梨子,吃完了,里面还会有新添加的。虽然,他从未说过,但是我知道一定是他。只有他会这么细心和了解我。有时食堂的菜我不喜欢吃,这位青年会趁午休时跑回自家去拿坛子菜。后来,我因为害怕而睡不着,他会每天晚上在我房间看着书备课,等我熟睡后,帮我关灯关门,再悄悄离开。到周末,我从家里坐船回校时,常常会在河边的码头碰上他,然后一起回校。起先,他说是偶遇,后来慢慢就成了习惯。

直到有一天,这位青年五六岁的外甥女对我说:阿姨,街上的人都说你是我舅妈,有人看见舅舅晚上就睡在你房间里,是吗?

我听了后,觉得有点好笑。我傻就傻在还当个笑话去问他:呃,你说好笑不?怎么别人都说我是你那啥啊?

他没有回答。我扭头去看他,他一脸认真地盯着我,我才意识到是个什么情况……

好吧,这层窗户纸,就是这么无意给捅开的。当我发现时,想糊都糊不上啦。就这样,我们开始正儿八经谈起了恋爱。只是,我之前没看出来,这位青年,还是个冷硬的钢铁直男,性情暴躁而倔强,我hold不住。他也嫌弃我除了工作,啥事不会干。就这样,我们分分合合,彼此慢慢改变,一谈就是六七年才结婚。这期间,发生了太多太多的事情,我也有不少伤心绝望的时刻。但常常就在即将放手的那瞬间,我会捂着胸口流着泪想来想去,忆及他曾经给予过的那些切实的体贴和温暖,便再次坚信他的好,一次次转身,一次次回头,继续携手慢慢前行。直到落笔止时,我们已经在一起共度二十余个情人节。

一生之中,有多少个六七岁?又有多少个十儿二十年?爱一个人,已是如此艰难费时,又怎敢轻易开始下一段感情?

记得木心曾经写过:从前的日色变得慢,车、马、邮件都慢,一生只够爱一个人……

元宵须与豪友酌

■刘新昌

在你的印象中,元宵节应该怎样过?是舞龙、舞狮的欢呼雀跃,是观花灯、猜灯谜的热闹欢腾,还是放焰火、踩高跷的动感淋漓,抑或是吃年糕、食汤团的欢喜开心?

这些当然该有!龙能行云布雨、狮子威武祥瑞,舞龙舞狮是对新年丰收顺遂的由衷祈禱;花灯通透喜庆、灯谜增趣益智,观花灯猜灯谜是对当下生活的幸福追求;焰火绚烂夺目、高跷动感十足,放焰火踩高跷是对个人步步高升的美好祝愿;年糕酥软细腻、汤圆软糯香甜,吃年糕食汤圆是对家人甜蜜团圆的热切期盼。无论哪一种,都浸透着文化底蕴,沐浴着温暖亲情,想必大家一定喜欢,我也不例外。不过,元宵节,我更喜欢与豪友一酌!

啥是豪友?是那种有地位、有权势的人么?不是!是那种酒桌上豪饮的人吗?也不是!我觉得,豪友必须是情怀豪迈、行为豪爽之人。

同学四海,家境贫寒,学历不高,1996年,他中师毕业后,在县城找不到工作,就跑到贵州偏远山区去教书。在我的想象中,一个年轻人,放弃家乡的繁华,跑到黔东南偏远之地去谋生,定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了。2000年,我在老家过元宵节,那天中午吃完汤圆,忽然想去看看他,于是坐公交、搭摩的、走山路,辗转四五个小时才到达他家。此时,已近傍晚,没有燃放烟花,没有喧嚷的人群,只有安安静静的一所房子,一处漏院。门廊上挂着两盏灯笼,灯笼里没有灯光,但红彤彤的惹人喜爱。进院时,忽然下起了雪,雪飘飘洒洒地下着,四海步履轻盈地出来迎接,满脸喜悦。

那晚,他与我喝酒,踉蹌满志地讲起黔东南的教育现状,说想在那里建学校,引进更多的师资,那种豪爽与豪情,让我感受到他内心深处正有一股热潮在涌动、翻滚和咆哮,就像春风在唤醒沉睡的大地,冰雪消融,草木发芽。二十多年过去,他果然实现了自己的梦想,在那里建了两所学校,引进二十多位老师。

同事老魏,亦属豪友。与他小酌,总能感受到一股激情在涌动,一股力量在潜行。有一年,老魏在河西上班,因被领导误会,被迫下岗。我去看他,本想安慰几句,没想到他酒杯一端,没有半点委屈愤懑之感,反而豪情满怀地唱起了刘欢的《从头再来》。“心若在梦就在,天地之间还有真爱,看成败人生豪迈,只不过是从头再来”,他唱得激情四射,我听得眼泪汪汪,讲真,面对坎坷,我真的很想像他那样豪情满怀地去面对。

元宵节作为春节后第一个节日,就应该与有激情、够豪气、有梦想、敢憧憬的人在一起,喝喝小酒,聊聊人生。他们的言行,就像春风,吹拂山林,恰似春雨,滋润大地。不觉间,你会发现,展现在你面前的,将是一个生机勃勃的春天。

小齐(小小说)

■曾利华

小齐是西山村开中巴车的,年不过四十,个子不高,浓眉小眼。也许因为长年开车久坐,身骨架不大的小齐,肚子却不小,就像一个怀胎八月的孕妇,圆溜溜的肚子显得特别突兀。

小齐住的西山村和我住的东山村毗邻,都在距离县城四十多公里的山脊儿里。虽说邻村,村民彼此间也熟得能叫出名字,但西山村和东山村并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而是相隔两座山,约有五六里路程。

这些年政策好,县乡的公路如蛛网般密布,穷山僻壤的西山村和东山村都通上了水泥公路。原在广东务工的小齐,便弃了货运生意,回乡买了一辆十五座的中巴车,专门往返城乡跑客运。

为了赚更多的钱,每天早上7点左右,小齐便一路陪着喇叭,把中巴车开到我们东山村,提示要进城的村民快点到路边搭车。

村里就我们一家人住在马路边,我每年春节回家探亲,刺耳的喇叭声常把我从睡梦中吵醒。因而,我对小齐颇有微词。

当然,对小齐不满的不止我一个,不少村民对小齐也有意见,但不是因为喇叭声,而是因为小齐的小气。背地里,有不少人都称小齐为“小气”,甚至有人当面喊小齐为“小气”。

听我二叔讲,小齐这几年跑中巴车,确实方便了山里的老百姓,大家也很感谢他。小齐跑客运后,村民再也不用跑十多里山路到通乡公路旁搭车上县城了。然而,小齐这个人有个特点:不近人情特小气,谁想在车票上减他的钱,门都没有。有一次,山里下着毛毛细雨,冷飕飕的。西山村有个村民坐小齐的中巴车去镇上,上车后想减一块钱车费,小齐瞪着小眼说:“对不起,一分钱也不能少,如果没钱,请下车走路好了!”那个村民听小齐这样说,脸通红通红的,忍不住回骂了一句:“湾里就算你小气!真是越有钱越小气!”然后极不情愿掏出一元钱,悻悻地塞进投币箱。

自那以后,大家都知道了,坐小齐的车,钱是一分也不能少的,否则,很可能会被赶下车。不知不觉中,“小气”成了小齐的绰号。

尽管如此,小齐本人并不生气,也从不在乎。小齐觉得,只要你付足乘车的钱,叫小齐或“小气”又不伤自己一根毫毛,那又有什么关系呢?

小齐为人小气,驾驶技术却不一般。毕竟是跑过长途货车的,尽管山里的路又窄又弯,一些地方还很险峻,但车技娴熟的小齐,驾起车来,就像一个身经百战的将军,沉着冷静,该快时快,该慢时慢,减速、转弯十分平稳,不会让人在车上晃来晃去。

小齐也很爱车,每天跑完车,自己都亲自用井水冲洗,把车内打扫得干干净净。脏了破了了的座椅套,小齐会及时更换。在车上,小齐还配备了塑料袋,以供晕车的村民使用。大家觉得,小齐虽然小气,但坐他的车挺舒适的。

去年冬天的一个晚上,山里下了一场小雪,纷纷扬扬的雪花飘在东山村和西山村的上空,天气骤然冷了起来。凌晨一点的时候,东山村的老李突发脑梗,其时,老李家只有老伴刘氏在家。

不知所措的刘氏披着外衣哭喊着挨家挨户敲门。大家聚到老李家后,有人拿出手机拨打120,有人帮忙抬老李的人冲穴。慌乱中,我二叔提议,等120怕是来不及了,不如找西山村小齐。又有人说,找小齐是个好主意,只是这么冷的下雪天,小齐未必会同意吧?七嘴八舌中,我二叔拨通了小齐的电话。可是,电话那头,小齐只是说了一句“黑灯瞎火又下雪,出不了车”,便挂了电话。

大家失望至极,骂骂咧咧的,都说小齐不仅小气,还不讲良心。

过了约摸一刻钟,东山村漆黑的夜空中突然响起了熟悉的喇叭声。大家异口同声:来了来了,是小齐!

看得出,小齐也是急匆匆赶来的,身上穿着的是冬季居家棉衣。大家把老李抬上车,刘氏也跟着上了车。在一片叮叮声中,小齐驾着中巴车,消失在茫茫的雪夜中……

据二叔说,那天晚上虽然大雪没有封路,但驾技超群的小齐沿着山路走,还是惊出了一声冷汗。好在老李被送到人民医院后,马上得到救治,才从鬼门关捡回了一条命。

至今,老李家还欠着小齐万余元。这钱显然不是租车费,因为那天晚上,租车费小齐一分也没收。

1

有一年正月十五傍晚,看了一天灯的人在土边和田边烧个稻草包,点响一封爆竹正在送“大年把”。突然,几声惊天动地的响铙声远远传来,远远望去,又有一堂几百人组成的由龙灯带头的花灯浩浩荡荡而来。山呐子(锁呐类的民间乐器)和铜号的声音尖锐地划破长空,似是从春天里又似是从远古传来,夹杂着大鼓大锣的鸣金声,衡山爆竹的爆炸声和耍灯人的嘻笑声,让元宵喜乐气氛弥漫了整个乡村和天空。

建自清代乾隆年间的塘湖湾堂土砖堂屋的神台上,两支大红蜡烛红闪红闪,照亮了整个堂间,抬起头可以看清楚海碗口粗的屋檐树、巴掌宽的弦木以及鳞鳞青瓦。两扇古厚重的大门敞开,排灯进到神堂前作揖行礼,往外望去,堂前坪里已是人头攒动,人声鼎沸。

“水波堂的花灯来了,是我们自己屋里的花灯来了。”负责接灯的人认识这堂花灯,他一边向屋场里的住户介绍,一边和屋场里的长辈们讨论着如何接待,要打发多少灯钱。而小孩子们则在人堆里探出小脑袋,看那戏旗招招,看刀马旦手里十八般兵器以及各路各色戏中人物。

那时候老渣江区灯类很多很多,多到记不起名字。花灯里人物如《八仙过海》里有吕洞宾、张果老等;《西游记》里有唐僧师徒和牛魔王等;《三国演义》里有曹操吕布周瑜刘备孔明关张赵黄马等五虎上将;《杨家将》里有余太君和穆桂英杨六郎杨宗保等;《水浒传》里有宋江、李逵、鲁智深、燕青等……;甚至地方戏《毛不精打铁》里面的毛不精,《朱买臣卖柴》里面的朱买臣,《盘洞》里面宝庆府相公杨子荣和仆人安童等……只要社戏戏台上有过的人物花灯都会展演出来,生、旦、净、末、丑,应有尽有。

“推豆腐,磨豆浆,炸豆腐,四甲角,水豆腐,水泱泱……”花灯队里张果老在做推豆腐的样子,边走边唱边逗小孩;

“东姑子上了我甲船,去年想你到今年……”《桂阳江》艄公子戏东姑;

“堂上领了夫人命,去为相公送衣襟,三步并作两步走,两步并作一步行……”这是安童为相公送衣,一路上走的是文丑戏步……

岁月悠悠,千年渣江。我十多岁住在独板桥新铺子屋场的时候,老渣江区域仅剩下的四堂花灯,除了三湖田心王家的花灯没来过我们的祖堂,凌新屋的花灯和刘氏坪(卫星、新屋、渔坪组)刘家的花灯年年都来拜年贺春,年年离开的时候打排灯的总是用衡山调唱道:“今年是没耍到,是明年再来补……”

灯火阑珊处,那一句扯得长长的衡山调“今年是没耍到,是明年再来补”,是我幼小童年对未来人生美好憧憬和对当时春节年味以及元宵佳节的意犹未尽……

2

为赏花灯,寻根年味,辛丑春节,正月十三,我前往渣江花灯源地凌新屋和水波堂,正好赶上水波堂的画师在为出灯的戏中人物化妆。

水波堂祖堂有两三百年历史了,依然保持着当年完好的样子。它古老庄严,雄伟大气。天井敞开,光线明亮。三进宽阔,六横纵深,柱子粗圆,梁栋檐挺。花板雕刻工艺精细,花鸟像塑栩栩如生生活灵活现,大厅四围,古色古香。化妆台由两张四方马蹄桌子拼成。画师根据戏里人物在给生旦净末丑各个角色画脸谱。画师彩笔轻描下,生分须生(老生)、红生、小生、武生、娃娃生;旦分青衣旦、花旦、武旦、刀马旦;净分花脸(正净)、架子花脸(副净);丑分文丑(衡阳人称“三娃子”,搞笑的角色)武丑等。

我很惊奇,这些农村客家们并非专业化妆画师,轻描淡写之下,一个个人物惟妙惟肖瞬间就能画得出来,穿上戏袍后,一个个便如舞台上的剧中人一样逼真。

百思不得其解时,水波堂以前的灯队负责人凌鱼水和水波堂屋场发出去的凌台风带我来到一个老者家里。老者端出团盒让我们挂红,三杯茶后,老者拿出一本厚厚的1953年上缴国家税赋的本子,本子背后画满了各个角色的脸谱。原来花灯里的所有人物,是代代相传下来,早有了固有的形象,水波堂的画师也是一代代一直传承着这种精湛的画风和技艺,以至于每年花灯队伍一出场便成佳唱,深受赞叹备受欢迎。

辛丑年的春节,阳光灿烂,油菜花在风中荡漾,渣江镇上不时传来耍灯的开场乐鼓声和接灯的礼花在空中炸响。

3

中国古代元宵闹花灯的习俗,今天也只能从一些评书演义和小说里找得蛛丝马迹。渣江花灯由来已久,但时间已无法考究,只是至今保存完好。有人认为上古就有了,有人认为源于渣江春社,有人认为自大宋起衡州大地就传来了东京开封以及北方城市元宵同庆佳节的习俗。文天祥的《衡州上元记》,详细记录了衡阳城元宵节“士女倾城”“观者如堵”“群肩累足”“咫尺吞吐不相辨”的热闹场面和“百戏之舞,击鼓吹笛,翾班而前”的张灯盛况。

传统的渣江花灯,主要由当地三大姓族王氏刘氏凌氏族人组成。其他姓氏在清代和民国年间也有花灯,但都被时光大浪淘沙,今已无存。今渣江耍花灯户姓都是迁自黄河流域或中原地区。渣江花灯的内容是以社戏戏台人物表演和赞唱为主而流传至今。无灾无患的正月十五夜里,渣江古镇,六街三市,大街小巷,包括周边乡村屋场,都有社火,热闹非凡。笙簧聒耳,鼓乐喧天,花灯排街,观灯者和耍灯者,都密麻如蚁。

就渣江花灯,我访过长者,知道清代和民国年间:时值正月十五,西乡要塞,渣江古镇,周边乡村繁多的灯队,都会井然有序地涌向三街六巷,在“见风硝”的石板街上和板门店店里来回串门拜年。此时县丞官署(现渣江镇镇政府址)门前张灯结彩,喜气洋洋,一般能聚得境内各大姓十几堂花灯,三四千人前来排街表演,而观灯者更是不知几倍人数。那时与民同乐的渣江官署,只正规接待规模浩荡的花灯,其他龙灯狮灯多如牛毛,应接不暇。

长者说,凌家当时有三堂花灯和其他姓共十几堂花灯在渣江官署门前排街表演,只见人群中有一高强猛汉,头戴一顶十八斤的铜帽,身挂一副百斤以上的铠甲,脚踏一双四十八斤的铁鞋,手提一口九十斤的大刀,在人群中健步如飞。他走到官署门前,用个人身体挡住大门,其他灯队的人休想先进入署内,所以年年的灯魁非他们莫属。这个高强猛汉就是现水波堂很多年前的老前辈。

离开渣江回家的路上,我有一点点担忧。在对传统灯文化不重视的今天,耍灯的人一个个在渐渐变老,虽然有新生代在作薪火承传,但无论是花灯还是龙灯规模都越来越小了,还有很多灯类已经绝迹。渣江花灯栩栩如生几百年如故的人物脸谱,以及它散发出来的深厚的地方文化气息,在远离农耕进入商业信息化的今天,不知道它还能流传多久……

